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媒称美国将不会停止搜集全球海量元数据

据《纽约时报》11月6日报道，虽然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控制国家安全局（NSA）的各种海外活动，其中包括让白宫对 NSA 正在监听的世界领导人进行评估，与德国达成一项新协议，以建立更紧密的情报关系，尽量减少对一些外国人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奥巴马和他的首席顾问认为，搜集海量“元数据”的大规模工作还没有可行的替代品。这些元数据还包括美国境内的所有通话记录。NSA 局长基思·B·亚历山大(Gen. B. Alexander)上将告诉业内官员，研发这项新技术至少需要三年。但是，一些商界高管上周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告诉奥巴马，他们担心 NSA 文件的泄露将使他们在欧亚地区损失数十亿美元的业务。亚历山大上将和国家情报总监小詹姆斯·R·克拉珀(James R. Clapper Jr.)并未公开表露任何做出重大改变的意愿，只同意对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一些决定进行更严格的监督以及对外透露更多的信息。亚历山大上将的副手约翰·C·英格利斯(John C. Inglis)上周对国会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令人满意的选择能够替代政府的电话信息库，他表示这样的信息库甚至还应该包括短信及大量网络搜索。

美国国会计划对亚太地区施行一系列监督计划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 10 月 29 日报道，在奥巴马政府声明“重返亚洲”政策的两年后，国会终于开始重视这个方针了。而且这次不会出现类似预算僵局或是近期联邦政府停摆那样不可逾越的党派矛盾，国会议员们将通过两党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于 10 月 29 日宣布，该委员会将开始进行“亚太地区监督系列”计划，用以保证白宫的战略平衡，以及体现国会的监督作用。委员会小组成员表示，从现在开始到 2014 年初他们将至少举行五次听证会，委员会将把重点放在监督奥巴马政府建设盟友能力与利用军事训练支持盟友的行动上。该委员会表示，中国不是听证会的唯一对象，但五次听证会中有三次的内容是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进行概述。委员会中的核心人物，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表示，虽然中国是一支重要的

全球性力量，但这项工作并不是完全针对中国。“我们希望尽可能建立起强大的联盟系统，关于中国，我认为我们也需要用合作者的眼光看待他们”，史密斯说。海上兵力与投放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众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补充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存在感，如果我们存在了，那整个地区会更稳定。随着国防和外交预算的逐渐紧缩，美国将不得不依靠盟友来承担更多的重担以确保海上通道的通畅与地区安全。”军事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还将致力于确保美国军队在该地区的训练和执行任务，并在中东任务结束后在该地区换驻成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福布斯说，国会监督最急迫考虑的是军队装备因预算缩减而被迫封存，“我现在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党派有努力去改变封存武器的现状”。福布斯还批评“空海战场”，他表示这个概念关注海军和空军力量，并有可能被误解为针对中国的战争计划。“华盛顿正在逐渐丧失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能力”，他希望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可以促使政府更加关注如何在亚太地区进行经营。

2013年10月美国主要智库对华动态

2013年10月2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夏威夷举办了“中国对话”活动，活动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通过直播形式对当前的中美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回答了相关问题。在第二部分，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太论坛执行主任以及夏威夷的学术、商界人士就中美两国之间的媒体关系进行了发言，并探讨了商会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这是该中心为数不多的对公众开放的会议。

2013年10月22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华盛顿就中日关系举办了圆桌会议。与会者包括美国各大智库的学者，会议探讨了中日两国近期就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并对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进行了预测。与会者认为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端还会持续，两国应避免中日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升级，并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同时，学者们对美国是否应该在中日争端中发挥作用观点不一。

2013年10月21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了“美国与亚洲环境与安全问题研讨会”，会议就稀土资源与美亚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如今日本三分之二的稀土量来自对中国的进口的情况下，美国学者对中国是否会依靠稀土资源扩展在亚太的地缘影响力，中国的稀土垄断是否会对中美日三角关系产生影响进行了讨论。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中心2013年10月4日举办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座谈会。会议探讨了随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相继换届，中美两国应如何加强在对台问题上的合作问题。

美国企业研究所 2013 年 10 月 29 日邀请美国国会议员兰迪·福布斯（Randy Forbes）与智库成员就“国会与美国亚太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兰迪·福布斯认为国会应该支持奥巴马的“重返亚太”政策。此外兰迪·福布斯也就美中关系发表了看法，认为美中两国应该在朝韩问题上加强合作与沟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3 年 10 月 15 日举行了“习近平与奥巴马新政下的中美关系：一年后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研讨会对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讨论。经济发展减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污染蔓延扩散、能源安全和网络威胁等全球性问题需要美国和中国的合作。会议讨论了在习近平主席任期的前几年，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中美两国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并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

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与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 2013 年 10 月 25 日合办了“东亚军事平衡的变化”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中国、日本和美国在东亚面临的战略选择、美日联盟对维护东亚稳定的作用、如何用战略眼光看待东海和东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美媒称美国已经难以兼任世界舞台演员和导演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10 月 29 日报道，虽然美国曾同时作为舞台上的“导演”及“演员”，但其操控力正日渐受到多方牵制，世界舞台正在重新走向平衡。这种再平衡迹象的不断涌现事实上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影响机制和控制行动的直接反应。伊拉克拒绝美国长期驻军，其国家稳定因美国武装干预受到重创，阿富汗同样不希望美军继续驻扎，而斯诺登则揭露了美国影响和控制这种平衡进程的“幕后把戏”。文章指出，虽然每个国家都存在情报活动，但是没有谁能像美国这样对其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态度，美国国家安全局海外监控项目的资金、技术水平与覆盖范围都令他国难以匹敌，其 150 亿美元的年度预算甚至大于世界上 16 个国家的国防预算总和。文章指出，其他“演员”已不甘示弱，希望有所作为。如今中国、印度及巴西等国已经获得一定的影响力，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一变化并做出相应调整。现在美国已然无法继续扮演双重角色来影响世界和强迫他国行动，尽管国会及政府中的许多官员依然坚定地抱此幻想。

美国国防部长称军方不主导亚太再平衡战略

据多维新闻网 11 月 6 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11 月 5 日在华盛顿主要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他在提及美国军事力量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地位时强调，美国军

力在亚太战略中必须是配角，外交则占主导地位。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哈格尔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由美国国防部领头，而必须综合外交、经济、贸易与文化力量等，美军军力是保护并推进美国在亚太利益的综合力量之一。而对于美国的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哈格尔强调，虽然美国通过战争取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但战争行动也加剧了美国国力和财力的紧张。美国在未来的领导力不能仅仅依赖于美国强势扩张，同时也要能看到这种扩张的局限性以及通过更加合理的部署来影响全球。虽然哈格尔表示要将美国的军事力量“贬为”配角，但是他也对自动减赤机制给美军带来的冲击表示担忧，他说美国军费大砍确实为美军带来了重大挑战。为此，他表示美军必须进行部门改革与瘦身，并需确保有足够资源以发展最新的军事科技。

美国会报告鼓动就“网络间谍活动”对我实施制裁

据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11月6日报道，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份年度报告称，在中国军方“网络部队”被曝光后，中国针对美国政府和私有网站的“网络间谍活动并未减少”，美应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并就中国“网络间谍活动”对其实施制裁。报告称，“中国政府正在指挥或实施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截至目前已经成功对一些美国政府和私营机构的网络实施攻击，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国防承包商以及私营公司。这些活动旨在达成一系列广泛的经济和战略目标，如情报搜集、使中国公司获得相较其他全球竞争者更大的优势、获取有利于未来军事作战的信息等”。这份报告敦促美国政府就网络袭击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华盛顿亟需采取措施敦促北京改变在网络空间上的行为方式，并阻止北京实施网络袭击”。报告称，目前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以及安全专家们正在讨论一系列应对中国网络袭击的行动，这些行动主要包括：通过立法允许美国公司针对中国实施报复性网络袭击，禁止进口通过网络间谍活动开发出来的中国产品，增加网络威胁信息共享，禁止窃取美国数据的中国公司进入美国银行体系，使用特殊代码标记被窃取的美国网络数据以备日后对袭击者进行起诉和制裁。

民调显示 28% 的美国人视中国为头号经济体

据《华尔街日报》11月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在被询问哪个国家是全球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体时，被调查的1,005名美国人中的28%选择了中国。被问及未来5至7年的前景时，接受调查者对美国地位的信心显著减弱。36%的人认为到2018至2020年，中国将排名第一。受调查者中，收入越高的人似乎对美国维持全球统治地位的信心越弱。收入超过5万美元的受调查者中，43%的人认为到2018至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选择届时美国仍将维持全球第一位

置的仅占 37%。收入低于 2.5 万美元的受调查者中，有 52% 的人认为美国将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选择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占 28%。年龄在 18 至 24 岁的受调查者也对美国全球老大的地位持怀疑态度。在这些年轻受调查者中，认为美国将继续排名第一的占 35%，选择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占 34%。相比之下，在年龄超过 65 岁的受调查者中，认为美国将保住全球老大地位的占 50%，选择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占 31%。《华尔街日报》的这项调查是在 9 月 27 日至 29 日进行的，误差率为 3%。

美葛莱仪称我周边外交对奥巴马亚太政策影响颇大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11 月 7 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撰文指出，中国新任国家主席和总理近期与周边国家外交活动频繁，国家间外交关系逐渐升温，中国也曾明确表示它将改变同邻国的外交关系方式。文章指出，虽然在高层会议中提到区域外交政策并不新鲜，但是不难看出自 2006 年以来中国在此项政策上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尤其是在对待南海问题上。中国与邻国在贸易和经济关系上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东南亚国家大多在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仍视美国为和平与稳定的担保者。葛莱仪在文章结尾指出，美国将会意识到自己在该区域地位的动摇，华盛顿将会全力在军事、经济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修复。

美报告显示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幅增长

据美联社和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际教育学会和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局 11 月 11 日共同发布的“开放门户”年度报告说，2012 年在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总数超过 80 万人，这一数据创新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留学生的大幅增长。报告显示，2012 年在美外国留学生总数比上一年增加了 5.5 万人，增幅为 7%，与十年前相比增加了 40%，这一数据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中国本科留学生拉动的。在 2007 年至 2008 年美国经济放缓之后，在美留学生总人数和新入学人数的增长都有所放缓，但现在两项数据的增长率又回到了之前的较高水平。美国官员表示，外国留学生每年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达 240 亿美元。总体来说，留学生人数在美国 2100 万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不到 4%。2012 至 2013 学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学生人数约为 23.5 万人，较上一学年增加 21%，其中本科生人数大幅增长 26%。报告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扩大是留学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的留学生到美国后学习商业和管理专业。美国国际教育学会会长古德曼说：“中国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认识到国际教育的重要性，正在寻找高质量教育，他们之所以把美国作为海外留学的首选地，

是因为我们确实有能力吸引留学生。”报告说，中国、印度和韩国是向美国输出留学生最多的三个国家，三国留学生总数占在美留学生总数的49%。其中，中国留学生人数在增加，而来自印度和韩国的留学生人数则有所减少。

重点关注

美中频繁军事互访，竞争中求合作

编者按：2013年10月《纽约时报》刊文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一直在推进与中国的对话，通过对中国国防部官员进行私人访问来建立并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两军的关系已有积极改善。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一直在推进与中国的对话，通过对中国国防部官员进行私人访问来建立并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五角大楼官员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空军参谋长马克·A·韦尔什三世上将(Mark A. Welsh III)刚刚从中国回来，这是美国空军高级军官15年来首次访问中国。

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W·格林纳特上将(Jonathan W. Greenert)近期在华盛顿招待了中国海军司令。中国海军司令将于几周后再次来华盛顿参加海军会议，一年之内的两次访问可谓引人注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E·邓普西上将(Martin E. Dempsey)曾在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中国，陆军参谋长雷·奥迪耶诺上将(Ray Odierno)未来几周的日程表中也有访问中国的安排。这些四星上将级军官与中国总参谋部军官进行交流，说明两国军方关系已有显著改善。从积极方面看，中国可能是未来保持地区稳定的合作伙伴。

美中军官举行一连串会面之时，正值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及伊拉克战争之际。叙利亚、伊朗和非洲之角的安全威胁又对五角大楼构成了挑战，使之难于执行奥巴马总统转向亚太地区的命令。美国国内的预算案之争更是雪上加霜，与国会的谈判迫使奥巴马取消了本月的亚洲之行。奥巴马缺席国外的活动，致使美国的盟友感觉出现了政治真空，并为中国领导提供了代替美国成为舞台主角的机会。空军参谋长韦尔什上将表示，他在中国的任务是寻找“减少交流不畅、误解的风险，因为我们要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越来越紧密的合作”。

美国将会增强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斗力，不论是永久性部署，还是凭借盟友及合作伙伴的许可在各个基地的轮流驻扎。尽管如此，韦尔什上将仍然驳斥了下述说法：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各项战事的结束，五角大楼打算将中国定义为新对手，以便获得预算。“我并没有到处寻找

坏人”，他说，“我认为美国军队的目标之一始终应该是努力与其他人合作，最终完成工作。从实际上说，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强大且有活力的军队的原因”。

挑战在于如何安抚中国紧张的邻居——对好战的朝鲜产生威慑作用——同时又不激怒中国。目前，中国陷入了与日本的一系列领土争端。本月，美国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Chuck Hagel)在今年第三次亚洲访问期间宣布，美国将在今年早些时候派新型海军 P-8 海事巡逻机到日本。“全球鹰”(Global Hawk)侦察机也将从明年春天开始在该地区执行任务。从 2017 年开始，五角大楼的最新战斗机 F-35 也将被派往该地，这也是它首次被部署到海外。

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招待了中国海军最高将领之后，他感到，“我们这两支伟大的海军部队有责任进行细致谨慎的合作，并在我们都将涉足的地区建立联系”。二战后，美国在西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各部署了一半的海军力量。他强调，现在为了支持亚太地区，海军打算将这个比例调整为 60% 对 40%。上述再平衡的一些内容将经过精心安排，向东南亚地区增派十分适合当地安全需要的战舰，而不是从位于日本或波斯湾和地中海各港口的舰队中抽调大型战舰。在中国眼中，这些较小的舰船不具有太强的挑衅意味，他们更担心大型舰船。格林纳特上将称，中国代表团最感兴趣的活动就是登上一艘美国航空母舰，由此了解在远海有效操控战斗机有着复杂的要求，远不像在陆地机场上那样安全。去年，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正式入列，这艘船叫做“辽宁号”，是一艘经过翻新的乌克兰航母，但是据预计，这艘船预计要到 2015 年之后才能正常使用。

(文章来源：2013 年 10 月 22 日《纽约时报》，作者桑姆·尚卡尔 (THOM SHANKER))

美国为什么对盟友进行监听？

编者按：针对美国监听德国等盟国首脑一事，一些美情报与安全专家认为，其背后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无论国与国之间多么友好，它们的利益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对欧洲人而言，要相信美国对盟国的监听已经停止并非易事。不过，美方摆出的姿态仍可能为修复关系提供空间。

随着美国对朋友和盟国进行窃听的丑闻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延伸到数十个其他国家，在此背景下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对朋友进行窃听？一些国家情报和安全专家说，主要答案在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无论国与国之间多么友好，他们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技术和公共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说：“我们和德国在

一些重大问题上并不总是意见不一致。让你自己对德国这样的盟国在其中一个问题上的前进方向上感到放心的一个办法是知道德国的想法。”刘易斯指出，最近几年，美国和德国在与伊朗开展技术贸易、如何对付中国的网络间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分歧。除了这些分歧的领域，美国还对下述问题感兴趣：德国对它自己发挥了核心作用、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有何看法。

美国国家安全局甚至要考虑利用——按行话来说就是“任务分配”——默克尔的手机，这说明了如下事实：一是这样做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二是情报搜集和情报储存能力与过去 10 年相比大大增强了。布鲁金斯学会技术创新中心科研主任艾伦·弗里德曼说，随着情报搜集能力以几年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发展壮大，“它变成了一种添加增长进程”。

这一“想法”在国家安全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提供给英国《卫报》的国家安全机密备忘录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备忘录中，国家安全局要求其“客户”部门——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把他们的名片夹交给该情报机构。2006 年的备忘录指出：“最近，一位美国官员向国家安全局提供了 35 位世界领导人的 200 个电话号码。尽管事实是其中绝大部分号码或许可以通过公开资料获得，但情报中心还是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电话号码。”备忘录说，从官员那里采集到的那些号码和其他号码“随后都被任务分配了”。

间谍丑闻、特别是已泄露的备忘录促使奥巴马总统的国土安全和反恐主要助手在《今日美国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该文中，她竭力向美国的盟国保证，美国的情报搜集活动并没有走火入魔。她指出：“我们想确保我们搜集信息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信息，而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这一观点被一些国家安全专家看成是解释美国如何发展到拦截友好世界领导人的个人手机和电子邮箱的一个线索。

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安全专家迈克尔·德施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证明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运用技术能力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能力。”但他接着说，监控争议带来的“外交后果”应该促使美国思考：“即使我们有监视这些领导人的技术能力，这样做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

布鲁金斯学会的弗里德曼说：“人们通常认为，监听敌人没问题，但不能监听朋友。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客气的虚构，因为不止美国一个国家在这么做。”一些专家说，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另一个问题是，为赢得经济优势而监听朋友或交易合作伙伴并不是美国情报搜集工作的重点。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刘易斯估计，欧洲人并不过度担心美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美国人的“骄傲自大”。美国人相信自己在许多领域都是最优秀的，不需要为

了领先而监督别人。对于欧洲和其他人而言，要相信美国对朋友和盟国的监听已经停止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有修复关系的空间，但美国要做出其必须做的事情来履行诺言。

（文章来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

印度、美国与中国的三角关系

编者按：印度、美国、中国可能会在未来数十年内形成影响亚太地区的新“大三角关系”，目前三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对于对外政策制定和“三角关系”将会产生重要影响。

不少专家经常在讨论亚洲的大三角关系：美国、中国和日本。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在未来数十年里产生深刻影响的战略三角关系：印度、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政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也都面临一些国内经济的改革问题。

如果印度尚未打算加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那么美国和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也许会有其他考虑。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一直把印度视为中国的竞争对手，甚至视为可能制衡中国的力量。即使美国所认为的印度的发展趋势无法为美印同盟铺路，印度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崛起，和中国在历史上的冲突，以及目前的边界摩擦都会让中国感到不安，从而使美国受益。目前来看，美国的这种预期非常强烈，至少现在有一些迹象。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印度总理辛格刚刚结束会晤，整体气氛良好，会谈焦点是增大贸易份额，扩大经济合作。关于安全领域的合作主要限于南亚地区，以及针对广泛的威胁，比如恐怖主义，奥巴马对印度决定参加 2014 年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海军演习表示欢迎。

不久之前，关于印度即将成为下一个精英国家的报道铺天盖地，但过去一年里其疲弱的国内经济让人们对此报道产生怀疑。2013 年至今，印度经济增速连续下降，卢比对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也大幅走低。造成这种局面的部分原因来自外界预期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这会对印度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 9 月中旬宣布推迟退出量化宽松，这暂时打消了市场对于卢比走势的担忧。另外，除了美联储的决策可能会对印度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政府开支无度。因为印度领导人认为经济扩张的速度要保持下去，不应担心预算控制等问题。

印度的财政危机将对其外交和国防政策产生影响，领导人不得不缩减军费开支。印度本想在边境打造一支精锐部队，但现在似乎有些困难。近几年来，印度军队在很多领域执行任务，比如

在东南亚海域打击海盗，但目前可能会缩减此类任务，因为国内经济振兴更为重要。

而最近几年，中国在世界各个舞台上表现得越发自信。中国在南海上伸张主权，以争夺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引发了其他声索国的担忧和不满，如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更为强硬。在过去 18 个月中，中日两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摩擦。除了在这些地区伸张主权，中国在中亚、中东、非洲和南美洲也加快了开拓步伐。简言之，中国已经像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一样行事了。年均军费开支连续近二十年两位数的增长让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也为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打下雄厚的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以一家独大的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话说，美国处于“单级时间”。美国不但维系着冷战时的所有盟友，并且在中东、中亚和东南亚扩大势力范围，美军甚至成立了一个非洲司令部。另外，在奥巴马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实行亚洲重心战略，提升亚洲在美军全球军事布局中的地位，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

不过，有迹象表明单级时间似乎已经过时。美国财政陷入困局。在最近几年的经济萧条中，美国年均预算赤字超过一万亿美元，目前仍然在一万亿下方徘徊。今年初，国防预算略有缩减，随即招致国防部及一些军方人士的抗议。即使国防开支调整方案能让多数人满意，但年均高增长的时代（“9·11”事件之后的几年）将暂时告别。在这种财政困局下，美国能否维持亚洲重心战略的开支，以及能否在中东及其他地区保持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还不得而知。

与印度和中国相似，美国也面临对外交和国防政策的调整。不过，这反倒使三国都将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和双边合作方面，而不是和他国竞争。国内经济状况对于政策制定和三角关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文章来源：美国凯托研究所网站 梁辰编译）

人民币相关改革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

编者按：人民币升值及相关改革有助于让中国走上一条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也可以对全球经济起到帮助作用。

过去一周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美国经历了让人听了就打哈欠的债务上限辩论。而有件事远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就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比值已经升至 20 年来的新高。相比美国债务上限的

解决，这可是个大新闻。它可能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会产生好的影响。

这样说的理由是人民币大幅度被低估是 2008 年金融危机背后的主因之一。它使得中国成为出口大国。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找到有意向的消费者来购买其出口产品，而中国在发达国家的市场找到了这样的消费者，特别是美国。由于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美国消费者乐得不断借债来购买这些产品。而这些债务最终让美国和世界陷入乱局。

现在中国正在主动推行一个强势人民币的政策。它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该国的出口商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抵御人民币币值升高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知道自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不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来说不仅仅只是好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消除在全球贸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和美国之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下文将详细探讨为什么说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大问题。

印度央行的新行长拉古拉姆·拉詹在其 2011 年出版的《断层线》一书中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 4 个：第一，美国不平等现象的日益严重及大力推动住房信贷；第二，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第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文化冲突；第四，美国央行政策迎合政治上的考虑，不惜任何代价关注就业和膨胀。拉詹认为，2008 年金融危机的四大根本原因今天仍然存在，如果我们想避免以后的麻烦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被低估不仅对导致 2008 年危机爆发的全球性问题推波助澜，它给中国本身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依然存在。包括：第一，以损害消费为代价，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人民币被低估意味着进口产品更昂贵，到海外度假更昂贵等等。第二，实际利率为负。通过盯住美元来确保货币的被低估意味着不会创造出过量的人民币同时维持低于美元的利率，以避免美元储备的巨大损失。这促使人们取出低收益的银行存款而进入股市和房地产，造成这些领域的泡沫。第三，这些政策的一个副作用是国有银行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放贷，因为它们被认为风险较低。它还导致了其他融资方式的出现。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但最根本的问题——人民币被低估——正在着手解决。

欢迎人民币升值

上面介绍了一些关于人民币对美元升至 20 年高点的背景。它说明中国的政策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过去 20 年来推动中国发展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经济的再平衡，而消费将为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币升值及相关改革有助于让中国走上一条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它也可以对全球经

济起到帮助作用。随着中国消费更多自己生产的产品，这可能意味着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就更少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商品供过于求的局面。换句话说，它可以消除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

更多的工作要完成

所有这一切并不表明中国正走出困境。上周的国内生产总值数字显示，靠债务融资方式的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是一个主要的出口国，它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它未能实现经济的再平衡。中国还是有时间来躲过日本曾经的命运的。

虽然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拉詹所强调的全球经济失衡，但重大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日本正通过日元贬值方式拉动出口，从而摆脱通货紧缩。德国也致力于发展出口导向模式。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的出口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增长放缓，全球供应过剩仍不太可能迅速消失。此外，美国的改革和过去一样难以捉摸。美国央行的官员们似乎决心重新鼓吹靠债务驱动的消费主义。政治家们乐于这样做，因为他们要安抚心怀不满的选民——他们实际的工资在过去 20 年里并没有上升，还担心失去工作。债务上限的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些让人不快的真相。

总之，世界的经济问题仍然很严重，但人民币升值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文章来源：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 作者：詹姆斯·格鲁伯）

（新闻部分编译：刘振宇、梁辰等）

焦点分析

亚洲的能源格局变动将影响地缘政治

核心提示： 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长已从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国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能源消费国转移。其中亚洲的能源增长需求尤为强烈。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目前是世界上

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全球经济趋势进一步向东（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能源分析师们已经将其关注点转移到亚洲，更加关注亚洲国家的能源政策、经济发展情况、市场动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变革。

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能源需求的增长已从传统的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国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能源消费国转移。其中亚洲的能源增长需求尤为强烈，在十年间能源需求增长了七十五个百分点。在亚洲国家中，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世界上最大的煤矿生产国和消费国（其煤矿消费量已占据全球煤矿消费量的二分之一），并且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在能源领域里，这并不算什么新闻。分析师们预测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将会在未来三十年里成为亚洲最大的能源需求国，占据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能源消费增长量（中国和印度就将占到其中一半的比例）。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消费量在过去十年里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量。2009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超过美国。能源分析师们已经将其关注点转移到亚洲，更加关注亚洲国家的能源政策、经济发展情况、市场动态以及由此带来的地缘政治变革。但是有很多问题还有待回答，比如：全球市场和社会组织如何应对一个日渐崛起的亚洲和美国、欧洲这些传统的能源消费国并存的状况。

亚洲地区作为未来世界能源中心的格局变动加重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负担，并加速了美国近年来在非传统油气领域的革命。从2000年开始，美国进入了非传统能源——页岩气和致密油的高速开发阶段。伴随着国内能源需求的减缓，美国如今已经成为潜在的能源出口国并且大幅度减少了能源进口。此外，与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程度与能源需求减弱相对比，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可见一斑。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世界将无法在油气能源的进口与消费之间取得平衡。无论美国的战略如何变化，其对外贸易与商业将会不可避免地进一步东移。

对于亚洲的许多国家来说，在关键能源供应上过多地依赖世界其它地区显示了其战略上的脆弱性，这一问题必须被高度重视。对于亚洲以外的国家来说，全球经济趋势的进一步向东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被视作是全球地缘经济再平衡。对于能源市场的观测者和分析师来说，亚洲地区在全球能源供需上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会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美国安全政策的角度来看，这带来了一系列关于美国为保护关键能源从而在海上贸易通道咽喉点、中东主要能源生产国的军事部署问题。在最近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上，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地承诺美国将会继续保护在这些关键地区的利益。奥巴马说：“我们将继续保证能源从中东地

区到世界其它地区的自由流动。虽然美国减少了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但世界仍然需要来自这些地区的能源供应，对这一供应链的破坏将导致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现在的问题是在地区安全局势日渐混乱的中东，美国应该如何有效地解决能源问题，同时又能保证美国在防务预算与国外驻防之间得到平衡。美国需要增强与地区内盟国的联系，同时，还应与地区外具有相同利益的欧洲与亚洲国家保持外交联系，为世界关键地区内的能源流动承担责任。

但是，能源安全领域最关键的是全球新能源的优势与稳定问题。在美国对亚洲能源战略进行升级与美国非传统油气进行大规模生产前，全球能源市场的格局已经改变，新的市场正在形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将全球市场的稳定看成其首要目的，美国一直宣传一种理念：能源安全与经济收益可以通过开放投资环境、有效的市场运营、相对自由的能源贸易整合来实现。在保证其长期以来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持续承诺的同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在积极地探寻由新能源现实塑造的地缘政治格局。

(文章来源：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 柯湘君编译)

美国国内预算斗争将对美国内政外交造成深远影响

核心提示：华盛顿政治和统治的疲弱必然会使美国在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付出一些代价。华盛顿不必要的预算斗争也会带来直接的经济代价，因为它会影响到包括外交、情报、军事和经济等“构成国家实力的因素”。

对这次美国政府关门事件有最直接责任的决策者（多数共和党众议员和少数参议员）显然认为，他们能够在不对自己的原则作出任何妥协的情况下实现所有政治家的三个目标——当选和连任，并在退休后通过政治关系获得权力与财富，因为它们从自己所制造的混乱中承受的伤害相对很小。

华盛顿政治和统治的疲弱必然使美国在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方面付出一些代价，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许多寻求缩减联邦政府权力的政治家也同时倡导限制美国在海外的承诺。然而，现在很难立即对这些代价做出评估，人们很容易把现在的事件过度解读为长期结构性变化的证据。此前关

于美国内部衰落和全球影响力下滑的预言已被证明错误，尽管这些预言通常被妄称为曾经存在一个美国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的时代。

与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31 个盟国——包括北约的其他 27 个成员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或许会因为华盛顿最近的政治混乱而怀疑美国对于他们国土防御的承诺。国防部长哈格尔上周承认：“我们的盟友在问：我们能够依赖我们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吗？美国会不会兑现其承诺和保证？”盟国正在不断提出这些问题，迫使五角大楼官员重申美国将提供怎样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和抵御不同的威胁。这与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从全球撤离的情况有些相似，当时的具体事件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 2004 年决定将第二步兵师第二旅从韩国非军事区调往伊拉克。奥巴马总统决定与国会斗争，而放弃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这样做毫无益处。

华盛顿不必要的预算斗争也会带来直接的经济代价，因为它会影响到那些“构成国家实力的元素”——包括外交、情报、军事和经济——正是这些元素支撑起了美国的大战略。宏观经济顾问们认定，自 2009 年以来财政政策上的不稳定性“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每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并使 2013 年的失业率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这等于减少了 90 万个工作机会”。从 3 月份至今，自动减赤已经从自由支配预算中不加区分地减弱了 1090 亿美元，包括国防和非国防开支。参谋长联席会议最近警告说，这会危及军事战备。与此同时，标准普尔公司估计，仅政府关门一事就“使 2013 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速减少 0.6 个百分点，或者说是从经济中抽走了 240 亿美元”。正如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应让美国众议院恢复秩序》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财政纪律的缺乏给其实力与影响力带来的伤害远大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世界银行认为，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其根基——无论是从内政还是外交来看——在于它的治理能力，这“包含了传统和制度，正是它们使得权力在一个国家内得以施行”。在这方面，世行的全球治理指标有助于比较美国在世界上不断增多的国家与地区中的排名——目前全球国家与地区总数已经由 178 个增加至 215 个。衡量治理水平的标准包括：政府如何“被选举、被监督和被更替”；它们“有效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能力；以及“公民的尊重程度和管理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制度状况”。这些变量体现在包含 31 项数据的六大指标上，然后再用一定的方法进行调整与合并。

从世行排名中可以发现几个突出的问题。首先，相比较而言，美国引发或经历了大量的国际关系紧张、战争与恐怖主义。有 9 项不同的数据被用来组建这一指标，包括“武装冲突”、“恐怖主义代价”以及“酷刑的使用频率”。其次，与那些美国衰落论者在有线电视上和评论文章中所宣称的不同，美国的治理水平并没有出现急剧下滑。第三，美国从未在任何一项指标上排名第一，但一直是世界教室里的优秀生。看看美国在每个单项指标上领先中国、印度或俄罗斯多少，会有

助于理解这可能给美国在世界上带来多少优势。

华盛顿糟糕的政治或许会变得更糟糕，但在政府治理方面持久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确保了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将是一个处在平均水平之上的国家。问题在于：由国会的决策者们挑起的迷你危机所引发的对立只是暂时的小故障，还是美国政治永久的典型特征？在应对像政府关门这样的问题上，最终的、难以估量的代价是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用于政治斗争而非去寻求切实政策成果的机会成本。

（文章来源：2013年10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